



生活滋味

那年爱情

□一禾

今天是金才和宝珍的结婚纪念日。“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左右左，左右左……”宝珍搂着金才，踩着鼓点，跳着舞，记忆慢慢涌上心头。

1987年的冬天，不太冷，河面没有结冰。那时的苏北平原还不富裕，五六户人家，青砖灰瓦，炊烟袅袅，沿河而居。冬日的暖阳肆意倾洒，河面的波光如金银闪耀。

河中央，一条带着挂桨的水泥船，“突突突……”把河面大块的金银打碎。

宝珍穿着黑色呢子西装、红色毛线衣，头上别着红花，端坐在船舱。

两岸的芦苇花随风摆手，目送她从一家到另一家。

每经过一座桥，总能引来过桥人的驻足。

“啧啧啧，这个新娘子真漂亮。”“乖乖，这船嫁妆真厚实，缝纫机、衣橱、自行车……”

在一声声赞美中，宝珍的嘴角不时上扬。坐在她旁边的金才，也不由自主地骄傲起来。

金才在家排行老八，他唱过淮剧，卖过棒冰，做过瓦匠，东拼西凑，终于在23岁那年建了一座三间大瓦房。

房子挺直了他的腰杆，为他向宝珍家提亲打足了气。加上两家本就沾亲，亲上加亲，这门喜事就成了。

两位接亲的，一位是金才的

哥哥，站在船头，一位是村里的叔，站在船尾。“突突突……”船尾泛起浪花，化为涟漪，如金才和宝珍的爱情，绵长而令人回味。

冬天的风，掠过宝珍的鬓角，并不冷。身边这个叫金才的男人，曾在无数个夜晚，接自己下夜班。美好的回忆，像河两岸的风景，一幕幕翻过。未来的日子，肯定会像这河水一样滋润。

宝珍说，当年接新娘分几种方式，一种是双腿跑，一种是骑自行车，还有一种就是坐船，相当于如今坐上奔驰车。

午饭匆匆吃了两口，宝珍的迎亲队伍就回程了，抢在了同村其他几位出嫁姑娘的队伍前头。

于是，样样爱争第一，仿佛嵌入了宝珍的骨子里。

养殖、建筑、食品加工……小两口硬是把苦日子过成了“蜂蜜罐”，三间空房子变成塞满各种家用电器的四合院。

日子越来越好，金才的身体却出了状况。在两口子结婚37周年纪念日前，一场手术牵动着一家人的心。

“没想到这样度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”进手术室前，金才遗憾地说。

宝珍的眼睛湿润了。

还好一切顺利。“医生说，要想恢复快，就要多站多走。”

于是，宝珍慢慢扶起金才，抱着他，继续踏着舞曲。“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左右左，左右左……”

灯下漫笔

军人本色

□杨福江

每当回首往昔岁月，那一身戎装，恰似夜空中璀璨的星辰，闪耀着青春那熠熠生辉的光芒。它承载着我们热血的梦想，见证了我们无畏的征程。钢枪在肩，那重量仿佛是泰山之重，却也是责任的烙印，深深铭刻在心中，时刻提醒我们使命之重。每一次持枪而立，每一次巡逻站岗，每一次演训冲锋，皆为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。

犹记军号嘹亮，那声音如同洪钟大吕，穿越时空，至今仍在耳畔回响，振聋发聩。训练场上，挥汗如雨，那是青春与热血激情的交织。摸爬滚打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粗糙了双手，强健了体魄，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，铸就了如钢铁般坚韧的意志。保家卫国是我们无上的荣光，这荣光如同古时戍边的将士，怀揣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壮志豪情，那是深入骨髓的信念，是至死不渝的忠诚。

如今，虽已解甲归乡，但军人本色依然如初，眼神之中透

着坚毅之光。步入新战场——生活的征程，虽没有硝烟弥漫，却也充满挑战。这亦如沙场之拼杀，需要我们继续拼搏向上。为了生活之美好，为了心中那不灭的梦想。在平凡的岗位上，我们以军人的纪律、军人的坚韧、军人的担当，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

“若有战，召必回”，这简单的六个字，却是重于泰山的誓言，刻骨铭心，永不敢忘。祖国需要，就是我们前行的方向，如磁针之指南，坚定不移。无论身处何方，无论从事何种职业，我们都时刻准备着，再赴热血疆场。

岁月悠悠，如白驹过隙，时光在我们的容颜上刻下了沧桑之痕，但军魂在心中，我们将以军人挺拔的姿态，傲然行走于时光长河。在祖国繁荣发展的道路上，在人民追求幸福的征程中，我们愿倾尽所有，奉献毕生之力。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这是我们一生的坚守，是我们退役军人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。

农家风情

土灶台

□宋树林

一日三餐，炊烟袅袅，宁静悠然，弥漫在童年的朝朝暮暮，那么自然、惬意。

土灶台，是我们乡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食炊具，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乡间的一道风景。

土灶台是家的味道的源头，它是由砖头砌成的。锅台上的灶屋上有个壁洞，用来放油壶，灶头上放煤油灯，中间有个锅夹洞，可以放柴火，整个灶台朴实无华却坚固耐用。那灶膛仿佛能容纳无尽的温暖与希望。灶膛里燃烧的柴火，噼里啪啦作响，跳跃的火苗映红了人们的脸庞。母亲用它烹饪出一道道香气四溢的家常菜。铁锅与柴火的完美配合，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。大锅菜在土灶台上咕噜咕噜地翻滚着，浓郁的香味、热气弥漫满屋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当年离我家不远的安阜庄，有一个出了名的支锅巧匠叫王迪宣，人称老王爹，他支的锅不仅省草旺火，遇到刮东风还不倒烟。他是第一代参与改灶的师傅，十里八乡土灶锅基本都是经他的手支起来的。老王爹支锅只需一人配合他，和泥、递砖，其余活均由他一人操作。

找老王爹支锅，你得提前两三天到他家预约，当天早上还要请他吃早饭，因为仅支一口亮堂堂的锅就要大半天时间。我家的锅由于年代久远，炉灶老化，烧起火来总是呼呼作响，既浪费柴草，又不安全。母亲说要重新支锅，便请老王爹“操刀”。那天的早饭是在邻居家煮的，母亲煮了大麦糁粥，咸菜煎豆腐。吃完早饭，老王爹用三根小柴放在地面，然后拿起瓦刀，将土脚砍掉半截，放在小柴中间。那时支锅材料是用土脚做根基，锅体是砖头堆砌，土脚是自家提前预制的。在生产队大场上取有黏性的泥土兑水，再加入麦壳，搅拌均匀，父亲脱掉鞋子，赤脚去踩。泥土踩实了，用模具制作成型。经过两三天晾晒，用手翻面，感觉硬了再翻过来晾晒。土脚制作过程要7至10天，然后用刀敲击确定土干透了，方可使用。经过老王爹大半天操作，晚上，新锅支好了，母亲煮了小鱼，锅边上贴饼，并用蓝边碗盛了一大碗饭给老王爹。

“家庭旺不旺，既看厅堂又看厨房。”每到大忙季节生产队都要煮夜宵，队长安排我家做。外锅煮米饭，煮好后起到小水缸里盖好，然后在里锅烧一锅豆腐菜，解决了十几个劳力的夜宵。

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”土灶台也是一家人团聚的地方。大家围在一起，一边分享美食，一边谈天说地，欢声笑语在屋里回荡。它见证了家庭的喜怒哀乐，承载着无数珍贵的回忆。

如今，土灶台也渐渐被现代化的厨房设备取代，但它那温暖的火光，始终跳跃在我的心间，成为一抹难以忘怀的乡愁。

